

流年记

大刀进行曲

林基强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歌声如一道劈开时空的闪电,穿透厚重的岁月,直刺今日的耳膜与心魄。每当它炸响,血液便在周身奔突,灵魂仿佛回到那个山河破碎、铁血横流的年代。这雄浑激越的旋律,岂止是音符的组合?它是整个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从胸膛深处迸发出的最惨烈、最不屈的呐喊!

《大刀进行曲》是作曲家麦新1937年7月在上海创作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为歌颂当时在长城附近用大刀血刃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而作。

麦新以音符为铁砧,以热血为熔炉,锻打出了这首不朽的战歌。它自诞生那一刻起,便化作催征的号角,化作猎猎的战旗,化作焚毁侵略者野心的燎原烈火,成为抗战歌海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巨浪。

若要追溯这惊雷般旋律的源头,我们的目光必须投向那蜿蜒的长城,投向1933年那血火交织的喜峰口——一场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惨烈史诗,曾于此上演。

一

朔风如刀,肆意切割着癸酉年(1933年)的寒冬。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破了山海关,战争的硝烟裹挟着死亡的寒意,直逼北平城下。古老的长城,这条横亘北方的巨龙脊骨,在那一刻骤然化作了喋血的屏障;险峻的喜峰口,成了扼住敌人咽喉的生死雄关。

宋哲元率领29军奋起抵抗。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军的,29军成立了“大刀队”。

宋哲元将军那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誓言,用血写在心头上。他麾下的将士,齐刷刷地亮出了西北汉子特有的武器——大刀!寒光凛冽,映照着一张张因悲愤而坚毅的脸庞,只待痛饮敌寇之血!看似粗犷朴拙的刀锋,凝聚着九州大地同仇敌忾的决绝意志,淬炼着四万万同胞宁死不屈的魂魄。它注定要在那个至暗的长夜里,劈出一道撕裂黑暗、震碎侵略者迷梦的惊雷!

彼时,日寇倚仗着枪炮的绝对优势,气焰嚣张、横行无忌。三月九日,其锋锐直抵喜峰口关门,告急的烽火撕破了天空。王长海团长率部衔恨疾走,六十多公里的崎岖险途,半日之内竟如飞将军天降!残阳如血,涂抹在将士们凝霜的钢刀上,暮色四合时,震彻山谷的杀声已如怒涛般卷起。喘息未定,勇士们便已挥舞大刀,扑向敌阵。刀锋撞击,火星四溅;血肉横飞,染红了山石,连天边那轮孤月也黯然失色。

初战虽稍挫敌锋,然阵地反复易手,壮士的遗体层层堆积。翌日,日军指挥官驱使着潮水般的援兵再次涌来。危急关头,赵登禹将军将一支奇兵悄然埋伏于幽深的山谷沟壑,待骄横的敌人

逼近战壕仅数十步之遥。霎时间,雪亮的刀光泼洒开来,白刃翻飞如电闪。

令人血脉偾张、神鬼皆惊的奇袭,发生在三月十一日那个寒气彻骨的深夜。佟泽光、赵登禹两位旅长身先士卒,亲率四团精锐敢死之士。冰冷的钢刀紧缚在战士的脊背,凛冽的寒风裹挟着他们的战衣。他们攀援陡峭的岩石,敏捷如猿猴;越过幽深的涧谷,轻灵若鸿鹄。这支沉默的尖刀,直插日军营盘的核心腹地,宛如九天神雷般轰然劈落!酣睡中的敌军猝不及防,杀声震耳欲聋,刀光乍起,一千多颗敌首在寒芒闪耀中滚落尘埃。

血战中,来自甘肃的勇士“老毛子”,目睹朝夕相处的战友在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下接连倒下,悲愤填膺!他不顾一切,以一双血肉之手,悍然抓住那正喷吐着死亡火焰的滚烫枪管,硬生生将机枪从敌工事中拽出,为冲锋的大部队扫荡出一条用敌血铺就的通路!霎时间,敌营鬼哭狼嚎之声四起,惊恐万状的敌人失声惊呼:“大刀队来了!大刀队来了!”

经此一役,日军士兵人人自危,纷纷在脖颈上套上笨重的防护铁箍,惶惶不可终日。这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夜袭,如一把烧红的利刃,深深刺入侵略者的心脏!它洗刷了“九一八”以来淤积的民族耻辱,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的同仇之气。

二

四月,战火复炽,情势危如累卵。日军狡黠地绕道突袭冷口,对我军侧后形成致命威胁。摩天岭上,二十九军将士腹背受敌;喜峰岗前,孤军浴血苦撑。敌人的炮火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坚固的阵地瞬间化为齑粉;敌机如蝗虫蔽空,狂轰滥炸,锦绣山河顿成焦土。将士们纵然怀抱玉碎之志,奈何独木难支大厦。

癸酉年四月十三日,这悲壮的一天,他们最终含泪奉命撤出浴血守护的雄关。回望那残阳如血映照下的烽火台与断壁残垣,脚下每一寸被热血浸透的土地,都掩埋着忠烈的骸骨;城墙上每一道斑驳深刻的刀痕,都铭刻着赤诚的丹心!此退,非力屈于人,实乃孤悬无援,势难回天。然而,那冲霄的英风浩气,早已贯冲日月,震荡寰宇。

壮哉,此刀!它岂止是百炼千锤的精钢?它分明是千古不灭的浩然正气所凝铸!武术宗师李尧臣,融汇六合刀法之精粹,创制出独步天下的“无极刀法”——劈刺随心,刚柔并济,兼具刀之威猛与剑之灵巧。刀锋垂撩处,磕飞敌人长枪;弧光闪动间,敌首已然抛飞!

二十九军的将士们,不仅习得了这克敌制胜的神技,更将满腔忠勇赤诚的魂魄,尽数倾注于手中的刀锋之上。当这大刀所指,所震慑的绝不仅仅是敌人的肝胆,它更是在沉沉如铁的民族暗夜中,奋力劈开一条血路,为濒临绝境的中华,斩出一条向死而生的荆棘之路!

长城烽烟中的壮烈,终于点燃了千里之外黄浦江畔一颗年轻而滚烫的心——作曲家麦新。当喜峰口大刀队浴血拼杀、气壮山河的事迹,随着报纸的油墨香传遍大江南北,这位热血的青年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些跃然纸上的文字,在他眼前化作了卷刃的钢刀,化作了飞溅的热血,化作了震天的怒吼!

三

在租界那间狭小的亭子间里,在民族危亡令人窒息的沉重空气中,他胸中奔涌的激情终于找到了喷薄的出口。那激昂的音符仿佛带着战场上的硝烟与杀气,从他的笔端喷涌而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旋律,如刀锋般锐利,似烈火般炽热,点燃了整个民族的胸膛。

从上海滩莘莘学子节衣缩食、募金购铁、日夜赶工铸造大刀送往最前线,到台儿庄尸山血海的焦土上,万千军民同声怒吼此曲,它早已超越了一首歌曲的范畴,化作一面无形却无比强大的精神战旗,召唤着、引领着四万万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同纾国殇!

在延安的黄土窑洞里,陈学昭高歌“抗战之日既临”,声震屋瓦,扬眉吐气;在沦为“孤岛”的上海滩,童子军街头怒喝“杀敌之志未泯”,稚嫩却无比坚定的声音气壮山河!一曲既出,顿成万马千军,金戈铁马之声,震荡八荒四极。这力量,穿越岁月风尘,至今仍如澎湃的潮汐,激荡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房血脉之中!

岁月长河奔涌不息,当年抗日的凯歌,早已化作历史深处雄浑磅礴的回响。今日,当我们肃立于喜峰口关隘之上,仰望苍穹,但见流云如阵,肃穆庄严,宛若天地为英魂竖立的丰碑。昔日寒光凛冽、斩敌无数的钢刀,或许已在时光中锈蚀斑驳。然而,“大刀”之魂,历劫弥坚,穿越时空的尘埃,愈加璀璨夺目,光耀千秋!

这精魄,已融入后世子孙的血脉之中,激励着吾辈后人,敢于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挺身而出,中流击水,力挽狂澜。大刀的光芒,不只闪耀于往昔那血肉横飞的战场,它更如北辰之星,永恒地昭示着民族未来的方向——唯有挺起宁折不弯的钢铁脊梁,方能铸就精神上永不可摧的万里长城。

当《大刀进行曲》雄浑的旋律再次如海潮般在天地间澎湃时,我们明白,这由血泪音符锻铸的精神刀锋,其不朽远胜钢铁。它曾劈开过民族历史最深的暗夜,也必将为中华民族永恒的黎明,斩出一条无限光明的大道!

参考资料:

高鹏《长城抗战》(2005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绍兴文理学院黄敏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抗战中的文艺力量》等

文化资讯

山东省老年文学赛事市散文学会多人获奖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7月,首届“泰山杯”山东省老年文学作品大赛揭晓,烟台市散文学会收获颇丰、多人获奖,其中常务理事于云福等获散文类二等奖;冯宝新、付桂香、孙英山、孙明浩、马素平、刘美花、李成殿等获各等级奖项;赖玉华、郭志波等获诗词优秀奖。

此次大赛由山东省散文学会、《当代散文》编辑部和《诗词家》杂志社联合举办。

诗歌港

一只草鞋

邓兆文

对!是一只草鞋
另外一只不知去向
您知道的,在雪山草地
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这是一只没有号码
没有产地
没有级别
没有军衔的草鞋
或是主席、总司令
或是班长、战士
穿过
闪电没有把它击碎
污泥不敢把它湮没
但雪会把它擦亮
在军事博物馆闪闪发光

是什么毅力与命运
让它经过了十二个省份
无数个雪山、沼泽
和敌人的围追堵截
仍然如此完好
敌人那不长眼的子弹
没斗过草鞋
老百姓用独轮车推胜利的
三大战役
离不开万万千千双草鞋

如今,这只草鞋摆在我面前
裂开了一道大口子
我猜它想说
九十年前,没人给我穿过袜子
没人嫌我脏
没人嫌我出身草根
可为什么
今天竟有一些人
穿着皮鞋,还骂爹骂娘呢
此时,我忽然想到
另外一只草鞋,其实它没丢
它就在红军长征经过的
某个地方
时隐时现
像天空的月亮,缺了又圆
圆了又缺
更像是一枚印章,一个比喻